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騵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周　瓊

謄録監生臣呂長生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 中集十六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序十八首

劉母張夫人壽序

宮允劉先生舜卿母張夫人以去年壽六十先生之弟

舜弼方以翰林吉士給事于内廷與先生暨給事游者

皆致賀於時夫人偶違康豫先生兄弟朝夕侍左右視湯藥起居惟謹升堂之拜固有所未遑也今年春乃皆作為歌詩以終前日之事在宫坊及翰林者大宗伯學士蔣公為之序給事之同官别為一卷相率來命予予觀人之相與於一生也莫不願夫年壽之久長而年之久長又莫不願其康寧而無患平居會聚歡以加餐祝以多福苟非其所憎惡未有不然而况人子之於親以有限之晨昏致罔極之深愛則夫願其壽考而康寧又

豈特如常情而已也夫惟其願之也至則于其疾病安得而不憂疾病而憂則于其勿藥而康寧也又安得而不喜夫人前日之違豫先生兄弟若是其憂勞亟欲舉一觴而不可得也則視今日之康寧其為樂宜何如而為之友者可無以相之也箕疇之叙福以壽為先而富與康寧次之次即攸好德而終之以正命壽而貧則無以養病則無以享而非德則無以致之而正其終也夫人生自德門詩書之訓環珮之飾固已得之閨閫之間

嬪于吉人顯受封錫而又有先生兄弟以為之子焉簪纓侍前盤輩悅擁後雍雍怡怡樂以永日夫人之得於天者亦厚矣先生高才積學德業方新而給事之鳳裁隱然省闥之望所以樂夫人之心而顯其名譽者又無不至則夫踰六登七以及期頤綰龜臺之佩章奉長樂之起居非夫人其孰宜之夫有親以及事而禄足以榮之又康寧而無恙揚子雲所謂愛日之時也推己之愛親而樂人親之多壽用侈而張之頒封人錫類之心也舉

一事而衆美具焉此予之所深願而不可復得者而諸君重有命焉其敢以不文辭哉春酒既盈嘉客萃止請以是先羣玉軀以為夫人獻

送楊司封序

昔韮公子瞻叙三槐王氏之世德以為古之君子為善於己而責報于天如持左右券交手相付受無弗合者吾于此嘗論之謂君子之為善盡吾所當為而已其報與否何容心於其間哉而公之説云云則亦自其感應

之必然者而極言之以為世勸爾非以是論君子之本心也葢正誼而明道者人之事福善而禍淫者天之理事盡于己而理應于天此蕪公所以論三槐也若夫顔蹠之壽夭夷齊晉楚之貧富則君子固安之曰我道當如是爾豈因是而移易其所守哉往予嘗見曹君宗孝誦南隐處士楊君之為人謂其謹身飭行動必以禮自以不為世用延師教子極其誠敬躬稼穡以資之而不以為勞又嘗見定菴居士狀君父月溪翁之行謂其仁

厚誠信拯人之威濟人之急若嗜欲然而皆以為如斯人後當有顯者時君之子伯玉已登進士第歴官鯁正有聲于時矣未幾而仲玉繼之仲玉子秉義又繼之而季玉亦領鄉薦一時父子聯名仕籍者凡四人而伯玉之子秉道又駸駸嚮進追其父兄亦將來之雋也吾於此又嘗論之以為二曹之論即穓公之論月溪南隐之於魏公雖地有顯晦施有廣狹而即其所存處夫亦何以異哉仲玉始令桐鄉以材任治繁調開化方盗賊縱

横戮力守戰而常以愛養民力為主調發供需寧以不辦忤上官受折抑而不避而卒全其城秩滿擢秋官主事衆猶謂未足以償其勞也而君以母老乞便地就養改南京吏部驗封司鄉人方喜君來而重惜其去咸悵然不忍釋都亭之餞屬予序以張之予謂君之事業方進而升不待夫讚誦而表揚也若君之祖父積累德善以自結于天而有今日者人或未之知知或未之詳而慮瀨持謙思濟其世美以承天之貺者君之志亦不可

以無述也於是乎言諸為詩送君者聯書其左云

壽胡耐菴序

天之賦於人者不能以皆全也人而能自結于天則雖其不能全也而天亦未始遺之故不得于此則得之於彼不得於今則得之於後不得之於身則得之於子孫蓋亦有不幸者而其得者常多也其不然者反是𠞊蔚於崇朝而變滅於俄頃輝煌於里閈而蒙鄙於縉紳酣肆豢養於百年之中而負歉懷慙其實無一時之適蓋

若是者已不足道而其不得者尤多也夫自其不幸則陋巷簞瓢没齒其何悔如其不足道也則雖爵三旌禄萬鍾壽極於期頤其於貧賤而夭折者何如也吾鄉素號多君子予往遊庠序時又數聞公琰胡先生之才名先生之文簡而明根于理而不雜不為曲説支詞而意已獨至同時有名者皆推先生而先生介特有守議論取予未嘗苟狥於人九黜於有司而氣終不折以貢上春官教浙之吳興郡端軌範以率其人公退未嘗釋卷

帙諸生皆敬服焉九年官滿遂致其事去論者蓋深惜之然當是時先生諸子學皆有成而中子仲申已翹然出其倫類矣前年甲戌遂擢進士第拜秋官主事直諒寬裕人皆以遠器期之諸孫競秀繼而起者又未可量也以先生所負有識者以振之其為仲申何難而或者其後之不足以繼其身之烜赫而亦止于斯則先生於此將何擇焉盖至於是而後知先生之結於天者厚天之於先生其意未始薄士大夫所以期先生者特緩於

歲月之間而意味之淵永景象之舒延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先生年今七十有六與仲申遊者皆賦詩以壽屬予序之而予亦欲因是以表其平生也為援筆而書之如此詩之目曰海天秋霽者先生家淞南其外皆大海生以中秋後二日河漢月露之華於是為盛託以興詞極廣遠清明之象焉亦因以狀先生之晚景也

送法先生序

弘治已酉予試南都與張君拱辰戚君起潛曹君廷佩

及今閣老京江靳公同逆旅姑蘇法先生民望舍於其南鄰樓居切比動息相聞曉夕燈火光相接時靳公與民望俱有名往來皆指目爲謂當必高選而法君自負殊亦不凡也已而靳公果以第一人薦連及第入翰林後三年予亦忝竊而君與三人者連不遂嘗作詩寄予有伶俜慣作科場客及清夢時時到玉堂之句予每誦而愧之今年夏始以歲貢士高第得官分教江西之吉水蓋自昔至今二十有八年矣人材同類不相遠至得

失利鈍則有時命存焉以吾視京江誠不敢望如君與數人在當時豈有異哉而君一困幾三十年始名仕版拱辰起潛輩猶潦倒場屋間未知所稅駕也所謂時與命其不齊果若是哉君之待選銓司也數相過燕語壯心英氣猶仡仡不少折及將行曰何以贈我使以守吾官也夫自相識以來觀吾數人者之出處而時與命斷可識矣困抑三十年將老而氣終不折則君之執守其又可知矣其在內者有以守其在外者付之時與命則

自布衣而卿相自一鄉而施之天下可也況臯比坐講所謂輕車而熟路者哉如僕者綿力而薄材素飡而充位其愧於君又不止當時而已然則君當有以處我而我又何以為君贈也於是酌酒與君書其說以為送法先生之吉水序民望君初字今更字重民別號新齋亦足以見其志云

綵侍承恩詩序

昔漢毛義家居養母府檄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

異時公車徵則堅卧不起宋趙康靖當修記注以讓歐文忠及郊祀覃恩則乞移以封母曰親年八十一願及今以為榮公車之徵有重於府檄移封之榮不過於修注而二公之去就如此則其志盖可知也夫攝令而喜則有大於為令者何如乞封猶喜則無俟於陳乞者何如此吾於周君伯明之事所以歎息艷慕至於喜極而悲而不能以自已也伯明初舉進士時高堂具慶宰邑有異政推恩受封始入臺以詔賜其親御史服已而遂

封如其官鄉人榮之名堂曰三錫中厄於權姦再起奉母夫人居京邸出按山西子于岐繼登進士第衣冠盛事萃于一門而君以夫人老恒欲奉以還吳思去官而不可得也今年夏五月有詔以君為南京大理丞蓋選擢也而議者猶惜之謂如君者不當處留司而君聞命喜甚趣裝戒行有一日千里之意蓋以君才望誠有如議者之云而不知君之情即盧江奉檄之情君之志即康靖移封之志苟得遂焉雖小官有不擇而況兩都並

列班秩惟均樓航板輿密邇鄉邑足以極愛日之懽而無遠遊之歎邪予昔同君舉于鄉寓館京師為同巷夫人壽日嘗獲升堂奉觴焉仰瞻春暉反顧飛雲思君之一日不知幾三公而可易也則今日之行君之喜宜何如而予之情又安能以自已哉君之初被命也諸公相約為賦詩君辭焉請以為夫人壽此其意又絶與趙公類也故作者更其題曰綵侍承恩而予為之序以明君志且以識予感云夫人姓李氏崑之舊族明慧端重福

厚人也今年盖七十八云

單樸齋壽序

以山林視城郭則山林之民樸而城郭之民華以下邑視都會則下邑之民樸而都會之民華五陵諸豪列駟鳴鐘窮耳目心志之欲而青城老人至不識人間鹽酪味桃源隱者不逢漁子則兩都三國之興廢有不聞焉此豈其性之異哉亦居與習之使然也國家建都于燕實古荆卿田光秦武陽諸人馳騁之地矜豪任俠之氣

至于今猶有存焉百年承平民物熾盛王侯貴人邸第園林輿馬服食之侈麗不可復加而俗之巧窳亦於是極矣然而潞河之壖去都城不一舍而乃有單氏兄弟所謂靜齋樸齋兩翁者則又質厚愿慤儼然若山谷中人不謂其生長於紫雲紅日之邊也予往年待泮河下甞一再見之時年皆七十餘被服古雅可敬而愛已去而心恒思之及再至而樸齋尚無恙遣其孫進士廷儀候諸途行役匆匆每以不一造其廬為恨也今年六月

廷儀來告曰鉞之祖今八十矣新秋七日將舉觴為壽與鉞游者皆有詩先生嘗辱知不可以無言也聞古稱得道長生者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冐寒觸暑而不為之侵是何能然哉亦曰不以外而動其中爾樸齋生盛時家近郊其所居未有青城桃源之僻逺四方萬國山梯海航之人輻輳其地珍奇譎怪瓌瑋之觀擊鼔吹竽酣歌叫呼之聲接于耳目者日不知其幾也而皆若不聞見焉葆真完淳獨立于風塵之外者八十年古得

道之人不及見如翁者亦豈易得哉而其人之壽亦何可量也雖然吾聞老人村自通道能致食物後其人之壽亦漸衰武陵之蹟一顯于人間而後未有聞焉者盖天地真淳之氣其聚之難其保之尤難而外誘之移人其可畏若是也故吾叙翁之壽極其本而言之庶幾乎翁之子孫常守翁之淳樸世登壽考以享太平之盛而鄉之人亦永有所矜式云

壽吳尚書七十序

南京刑部尚書立齋吳公歸老松陵之七年為正德丙子明年丁丑壽七十正月八日寔維公生辰嗣夫人丘氏年後于公二十四而生亦以是日公二子靜之瞻之並守官京師靜之比奉命慮囚江右得便道過家而瞻之給事內庭歸未可得也乃援狄梁公登太行望河陽故事繪望雲雙祝圖徵詩於士大夫之能言者將寓歸為壽以予塲屋之舊而嘗獲交于公也屬為序以先之松陵在姑蘇南當三江五湖之會土沃而衍水深而清

古稱三吳為天地奥區而此又吳之奥也桑麻秔稻魚蟹之富不足以盡之故宜有魁人碩士出乎其間立齋公體貌偉然器宇凝重斯固其一人也公自居郎署為監司在在著聲而閩中之謡至以其剖决之明擬宋之包拯人皆望其大用而自太僕轉工侍自工侍轉留都已翻然有江湖之興乞歸未許卒以斷獄不阿忤權臣而去則公之節槩為何如夫物不能以兩大而天下之美不容以具全使公當日能稍貶焉以迄于今將何所

不至而以彼易此抑志違心有識者必能辨之然則浪跡于煙波放情於詩酒耳不聞默陟心不關理亂招計然于洞庭狎天隨于虹橋以全晚節以保榮名如公者寧不亦有光于山水哉給事君以庭闈之久曠交喜懼于中襟無以致之而有託于梁公之事不知公委運乘流蓋無時不樂而未盡之忠正將以付之子孫區區晨夕之奉豈所以望于君哉蓋思親而欲歸者歐陽詹之所以為孝寧其有離憂而不使之廢業詹之親之所以

訓忠斯理之並行而不悖者若公之望給事又恐不特如詹之親之所以望詹也予故因序詩而發之以慰給事之心而且以明公志

徐太孺人金氏壽序

禮科給事中徐君瑞卿母太孺人金氏今年壽六十冬十二月七日實其生辰而瑞卿先月滿考書績于銓曹得推恩有封號瑞卿念其先人畢生之令德弗獲承寵命而喜太孺人之康寧覬少致其區區而限于官守不

得衣緣承顔朝夕于膝下太孺人睠其二季又不能遠違邑里就禄養于官居及是日也當歡慶之期而瞻戀興懷顧有甚于他歳者士大夫聞其然也而思有以佐其歡於是相率為歌詩聯書之鉅軸中為圖寫梅月清華之象而屬予序其上方予嘗怪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同出于天性而其施于事也恒若相戾然專庭闈之養者無社稷之功而宣力王家者多晨昏之感蓋其定分則然有不容以兩盡者先王盛時四方萬國仕者多不

出其鄉而行役往還已不免有南陔北山之歎而况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千里而從宦則固以為近矣而欲二者之兼盡得乎夫惟忠與孝不能以兩全而上之人亦不能以是自安也於是遣使有皇華旋勞有四牡采薇之於戍役出車之於將帥所以序其情閔其勞而慰悅其心者亦無弗至焉其在於今則又明詔有司優其禮遇顯其門閭家貧則聽其分禄無兄弟則許其歸侍三載考績褒榮及焉生也為之封殁也為之贈其為制

不同而所以體人子之心一也瑞卿舉進士以學行被
選讀中秘書給事省闥直言正論為時所倚毗庭闈之
奉有不得以專意者然方太孺人設帨之辰而褒隆之
典適於是頒焉雖家人父子委曲周旋而以為悅者亦
何以踰此夫如是又奚必躬奉豆觴置之膝下而始謂
之孝哉諸君之見屬意其在此吾嘗聞太孺人慈而善
教瑞卿其已效矣而二季駸駸皆將有雲霄之望太孺
人之壽其數且未艾焉吾恐家園之板輿不足久留而

且見其擁輜軿而朝長樂矣瑞卿勉之具無眷眷于兹辰也瑞卿名之鸞予丁卯鄉闈所校士二季之龍之鳳也

會試録後序

正德十二年春二月天下士會試於禮部上命大學士臣貴輟機務往司文柄而臣清預焉既三試得士三百五十人列其姓名併刻其文之優者為録以獻以傳示于四方故事臣當序其後臣惟我國家自聖祖高皇帝

創制之法盡削近代繁文之習以追復古帝王淳朴之治而於文章體製尤注意焉盖嘗面諭儒臣以明道德通世務爲爲文之要以深怪險僻雕刻浮藻爲爲文之病而特舉孔明出師二表與典謨並稱大哉皇言其爲後世訓遠矣承平百五十年治化日隆文學日盛而渾厚淳實之氣或漸以分黌序之間五尺之童皆知誦義理之文而宗聖賢之學場屋之士操筆議論動數千言皆煜然成章雖經義之文亦充溢四出貫穿百家若不

可窮者其務為新奇游心高虛則有淪而入于他岐者矣夫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士之進退取决於禮闈又天下之所視以為趨嚮也而烏敢以弗慎哉崇雅而去浮剪華而取實此有司今日之事所以仰遵聖祖之貽謀以為循是而求之庶乎得所謂誠與才合者以備將來之實用副九重側席之盛心以少裨風化於萬一而未知其果能否也抑臣聞之有伯樂而後能別鹽車之馬有和氏而後能辨荆山之璞諸士之文冀北之羣而萬

玉之府也故必待巨目而識之而臣非其人也亦曰盡此心而已矣諸君子之登名是錄者思國家之求我與有司之畢力而搜揚意將以何為也尚相與勉力以圖維厥終哉

送程尚禮之夾江序

德興程尚禮六試於春官不利丁丑將行告於親廟曰仍不利且注官不復試矣是夕夢先參議云汝官亦進士惜其遠耳問之曰泗州知縣也縣且在江中宿而思

之泗州非遠地又不涉於江然莫測所以既試果不利參部授四川夾江令悟而笑曰斯顧不遠乎泗州者四川也在江心者夾江也夾江壯縣舊多用甲科人故曰亦進士也門謝日詣予言之坐客皆歎異昔者嘗覩鍾輅前定録謂人之生一飲食動靜莫不有定數即其所徵應雖時日晷刻不差若龎嚴之尹京兆崔龜從之刺宣州韓晉公之糕糜致疾類有人陰疏默識按籍而授之者至李揆之紫絲囊賦事則併人之文墨思致皆得

以潛制之而一莫能違嘗以為修短貴賤是誠有定命必若是瑣瑣則人事可以盡廢而一聽於神非聖人設教之意其後忝科名登仕籍精神物色要皆有先徵焉而聞諸士大夫者亦多然後知輅之書未可盡廢顧聖人罕言命而輅索言之且涉于神恠是以學者疑焉而要其極未可以盡廢也今程君之事視鍾君所記亦奚以異哉嗟乎俗之降也久矣知道之士世豈能幾人纖芥得喪之間充然喜戚然悲怫然而慍怒至于反道叛

德畢力以求盡喪其平生而終無以獲者何限如斯人使早得略書而讀之又能信之斯不亦少有瘳乎程君自得解而從予游今二十年於場屋不可謂不困辛未壬申之間盜起鄉邦奔走遯逃僅以身免者數矣而志不少移學不少懈非知義而安命者不及此夾江之兆發於夢寐若符契然非命之有定亦何以及此夫然則君之自信將不於此益篤而其踐履將不於此而益堅乎當官治民之理講於平居者熟矣無躁競以撓其中

無隕穫以餒其氣信而行之堅志以持之如是而位不崇名不彰則有任其責者矣而吾何尤焉予於君有責善之義今之行又當有以贈也故因以發之蓋非好恠也將以信夫命之說而以為義之助也

送沈東之序

成化弘治之間松學之人材特盛其尤有名者曰三沈謂東之惟馨與今南臺御史子公也三人者族不同而同出於一時又皆同學惟馨以書名東之以詩名子公

以春秋名當時前輩若朱鳳山岐鳳王鶴坡良弼同時若錢太史與謙皆稱重此三人予辱與惟馨與謙游因得交于二沈聽其論議觀其述作每自以為不及也其後與謙最先第予忝繼之子公又繼之而惟馨竟不禄東之今歲始以太學積分試判高等長憲幕于滇南論才最高學最深馳名最久而得官獨後諸人且越在炎方萬里外以是衆望歉然昔唐韓會盧東美崔造張正則並有才名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謂其人雖未

仕而道可與古之皐䕫比也然四人者後惟造位宰相餘皆不甚顯而同時無聞者類多至大官享厚祿故論者以為天與人其意好不可知以吾觀東之事其殆類此乎雖然古之達人視富貴利達如浮雲變滅於太虛而所為汲汲者在吾之有以自立四人者官雖不並顯而名至今存後人仰之若景星威鳳然彼得志當時雖烜赫身死而名隨之矣持彼較此孰短孰長吾又安所取哉東之之將行也別予求贈言予以為律身行已之

要居官臨政之方凡吾所能言士之所以自立者東之其講之熟矣惟夫君之平生與今日之所得衆論之所爲歉然而不滿者人或未之知也故不可以無言嗟乎東之行矣東隅雖逝桑榆猶未晩也則吾之望君敢直謂如四人而已哉東之名淮號雲巢人呼爲雲巢子云

自如居士七十詩序

顧於吳中爲著姓由漢而下才賢迭興若醴陵之相業衡陽之德化長康希馮之文學中州之士未或能先之

而入我國朝來未有顯者雖幽貞肥遯如玉山阿英者亦無幾人焉嘗以為三江五湖明秀如昨南金竹箭豈遂寂寥造物者之閟于斯意其將有待也孝皇末予抱疾家居泥金報至而今宮諭殿講九和先生褎然為多士冠詢其族系則處士桂軒翁之子宜之之弟監察御史孔昭之叔父考德論世皆以為莫宜焉於是起而抃曰吾宗自此光矣既入朝與先生處聽其議論察其行事益信不疑而十餘年來崑之人士稱先生父子兄弟

之賢不容口約而論之桂軒嚴毅方直信于鄉人王彦方之流也宜之厚倫理通古今幹譽樂志馬少游仲長統之倫也孔昭十九名薦書二十六而對大廷讀中秘書有聲臺憲於宜之為子而其子夢圭之得雋益少加焉先生以桂軒為父宜之為兄而又有孔昭夢圭以承之于後芳蘭有根醴泉有源鳳有翼而龍有雲也所謂閟而有待者將不在是而顧氏之光予豈徒言哉宜之今年壽七十八月廿二實其生辰先生隔歲而謀歸將

以為君壽講帷親重無他便可以乞焉而情不能已也
則以語朝之縉紳請為詩以寄意縉紳咸諾而詩之先
生謂予不可無言而予十年之懷亦欲因是而有所發
也山林與朝市異地而人之意好類不能兼退而隱者
有高閑之適而無以及人出而仕者可以有為矣而不
能無庭闈之睠考槃之寤寐北山之憂傷所以終其身
而不能合也若先生兄弟交濟而相成異行而同志少
相愛而老彌篤子孫競爽則而象之求之天下殆或鮮

焉而豈直鄉邦之榮宗族之光而已哉乃為序以先之使知君一家之興其所關甚大而今日之壽君非兒女子相悅之私也嗚呼君尚益懋德以終予言哉君名左別號自如故詩因而命之覯其號亦可以得其平生矣

送劉尚賔之南京序

予往在翰林已聞儀制郎中劉君之才名校士春闈覽君之綜理而歎其精密及來部中見事無小大尚書必咨君上堂白事自國家典禮以至百司庶府儀文之曲

折類例之久近條析枚舉無一謬者禮部視諸司雖號清簡而儀曹所領事獨多至論其紛挠則有諸司所未有者而君悉能處之曹局之間清風興行疵議絶響斯又人所難也今年春正月有詔以君為南京尚寶司卿司務陳君用仁合同寅為酒餞都門外而以故事請予序往時郎官自儀制出者類叅藩垣佐卿寺雖儀秩稍崇皆不免有簿書督責之繁焉尚寳卿地近職清與鑾坡青瑣諸人相上下留都事簡辰入未歸而又有江山

登覽之勝此吾人平日所望而不得至者而君一旦雍容往踐之樂其可以言哉獨念君才識如此吾人方倚以為助而忽焉失之青萍結緑不以斷蛟螭剸虎兕而獨寳之于匣中也是則不能以無憾者然吾聞宰司之為君擬遷也以為是不當以常格處則知之深矣擬其官久而始定而卒有是遷則待之厚矣知之深待之厚則所以望之者必不輕然則彼三山二水誠不足淹君之軌轍而君亦烏可以弗念哉昔桓司馬謂謝玄四十

當擁麾仗節王椽當作黑頭公已而果然而君之年近之吾請以爲將來祝陶桓公在廣州無事朝運百甓暮亦如之曰恐優逸過而無以致力中原也故卒爲名臣而君之居似之吾請以爲今日贈諸君謂爲何如劉君名滂字伯雨弘治乙丑進士浙之寧波慈溪人也

送總督兩廣都御史楊公序

屬者上用廷臣議以戸部侍郎建安楊公旦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征夷軍務兼理廵撫方是時公督

餉陜西命有司趣公還既至拜疏辭不允且速其行楊公清慎有文學其才用無所不宜始為吏部郎考覈明當人已識其遠器在太常忤逆璀黜外起提學浙江尹應天府佐南京禮部所在著聲績遂以禮侍典太常改督京儲以有三邊之命其履歷深其資望隆矣兩廣南方之重鎮地大物庶蠻獠錯居自昔號為難治唐以下經制尤詳初為嶺南道其後又分東西而東恒為大府餘州雖各置帥至有大事必諮東而後行韓愈氏所謂

嶺南帥得人則一邊盡治謂此令制廣東西並建三司各命御史廵按其地而討伐撫安之柄則總而不分亦此意也國家威德被四海氊裘辮髮鯨窩蜑居之民奉琛效贄頓顙闕庭者歲以千百計嶺南列在藩服而山谷之間操戈矛絃弓弩叫號睢突以抗王官而賊良民者幾無歲無之百餘年來所謂紛不可治草薙而禽獮之者亦數矣而終莫能靖近者府江復一大創而始以貽息董帥之臣用是勞也加賚進律入長邦憲而公乃

有是行廟堂之論豈不以公之履歴資望與公之才足以寄一方之重寛九重南望之憂哉夫易怨以怒誠蠻夷之性然彼亦人爾惟其怒則若禽獸然方其無事則猶夫人也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曰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今夫趨利而避害喜逸而惡勞順而喜逆而怒者人之情亦豈異於夷夏哉求其所以喜與其所以怒者而去之而予之彼得其所安而違其所不欲將虎狼可

豢而況於斯人不然奪其所甚欲而加之以所惡其四鄰將起而仇我而何獨蠻夷也公之行戶部尚書東滸石公遣其屬丁君致祥胡君忠屬予序以為贈予非能文者視公之素履而質以聖賢之訓知南人之將豢其休澤也於是乎言公先朝碩輔太師文敏公之嫡孫弘治庚戌進士家世衣冠之盛海內所知今之行且有便道承顏之樂贈為國事茲故在所略云

紫陽書院集序

新安郡守熊侯重作紫陽書院成院之諸生程君師曾言于其黨曰書院自宋來興替不常遷改非一考其規制未有如今日之備其形勢未有如今日之勝至於作新佑啓崇教善俗之心亦未有如侯之盛者昔曾傳興學邦人頌之列于聖經今誠不能及已有如即侯之故類而輯之如南康白鹿之例使嗣而來者有述焉以永於弗墜斯豈非游於是者之責乎乃考諸紫陽遺文朱子實紀以至金石之所刻公牘之所具凡關于斯院者

手編録之分為四卷又取宋以來儒先真亭之文與夫序敘銘詩之類别為附録以次其後總名之曰紫陽書院集將刻梓院中而告於翰林修撰唐君守之守之自書院而登名者也間以示予且傳師魯意屬為之序惟聖賢之道與天地相為流通其顯晦絶續實關時之否泰春秋戰國有仲尼子輿而不用秦人并與其書焚之而過魯一祀漢家四百年之命脉於是乎在紫陽夫子亦宋之宣父孟軻也諸儒之學至夫子集其大成而學

禁之嚴乃獨甚于嘉泰開禧之際放黜廢錮殆無寧日
蓋直至我朝而後始大行焉將所謂聖賢者道固若是
而衰周之與炎漢晚宋之與皇明得失之效不亦昭哉
其甚明邪一山一水文人墨客之所游歴好事者猶或
指而名之歌詠而傳之至累牘連篇而不厭况新安朱
子之舊鄉而紫陽之祠實南方之闕里其廢與興闗乎
時運而其為道與天地相為流通者哉熊侯學有本源
故能知所先務程君又能裒集其事以風示于無窮今

而後使俎豆之常新絃歌之相續誠明敬義之學不替而愈隆夫庸知非此之助而予因守之以得挂名篇首與諸賢齒亦豈非平生之至幸哉熊侯名桂字世芳洪都新建人今為山東布政司左參政程君名曾其字曰師魯力學慕古不徇時名所著述甚富此蓋其一云

送沈景和教豐城序

成化庚子壬寅間予與沈君景和先後入學宮於時景和年最少質最美詳雅端慎而為學甚力其文章隨事

説理不為支辭棘句而讀之犁然當乎人心一時輩流咸稱之其後十餘年予忝科名登仕籍又十餘年而景和猶困場屋雖予亦為君疑之然每逢鄉人來問其動静初不異往時養老撫幼孝慈友弟之風薫於閭里每下第歸閉門温故未嘗出一言亦不見有隕穫意予又以君為難能也正德丙子應天鄉録至得君名甚喜已而相見亦恬然試春官不利長揖去庚辰再至始皤然謂予曰吾今茍有官吾為之矣吾親老吾年日益加吾

無擇焉矣榜出名在乙等而豐城學諭高君登上第當路者聞君名遂舉以代之豐城江右之壯縣地大物庶而人材亦稱之衣襴挾冊游泮林者常數百人科詔之歲賢書薦名亦數倍於他邑近者南昌之變窓邇宄焰而巖然無毛髮之涴焉非其人之知義何以及此夫鄧林之植般倕無選别之勞冀方之乘王良釋蹇蹶之慮何者其素所蓄積也以豐城之人材士習如此而又以吾景和者為之師且繼高君善誨之後其有不言而喻

風行而景從者乎吳楚之江山豫章為勝西山南浦落霞秋水之景王子安之序讀之使人神往而心馳而君行盡覽之遡章江登鳳凰之山企來儀於簫韶南望堯祠想恊和時雍之化庶幾與諸生親見之而龍光神物之異姑在所畧則所以舒發其心胷凝定其志慮使人安學而親師樂友而信道者豈止操縵博依之間而已邪予既重君之為人又喜君之宦游得文物詩書之地而江山之好又足以佚登望之樂色笑之資方將歌棣

梁棟桷之篇以繼王褒之頌而達遠離索之懐知不足復為道也都亭之餞既以屬君退援筆而書之追納之行李以為贈

心遠翁八十詩序

封戶部主事心遠吳翁今年壽八十其子禮部員外郎克學官適滿六年眞授于例得歸省疏請於朝翌日報可命有司給道里費以行與克學游者聞之喜相率為歌詩以壽翁大宗伯三江毛公少宗伯甌濵王公咸肆

筆為大篇閎麗衍溢極其稱揚而諸君猶未已也復持以詣予請為之序予往在翰林辱與故甯菴文肅吳公游文肅先侍郎味菜翁與翁兄弟也故甞識翁於公坐員外君取解南畿予又辱在埸屋故往來益親山林高迥不得日承翁之動静而聞於甯菴觀于克學固已得翁之為人矣而其高年遐福又復表表若是詩以壽之夫豈徒作而予之言亦烏可以已哉易文言論家之餘慶必本于積善書言天降災祥必視夫人之凶吉而詩

人祝君父之福壽常必以豈弟先之歷觀往古以迄於
今名宗令族濟美流光未有不田祖先之積累者翁之
先既世載令德而樸菴户部公清白之操田夫野婦能
言之其積之厚矣一傳而翁兄弟競爽家用以昌再傳
而甯菴遂陟通顯員外復翱翔而繼之兩家子弟接武
而興者又未可量也而翁巍然峙於其中若霞外之孤
峰雪中之蒼栢層巒疊巘瑶林玉樹羅列而環之吳之
世固有以自結于天而翁其得之厚者哉員外君篤學

清修動遵典則而敏于從政承家幹蠱足以使翁長樂而無憂則夫亨衢之漸進後福之爲來豈下文肅而翁優游桑梓由耋而期亦奚可以限量哉翁之生于中秋後一日而員外先兩月行新雨初晴川流浩瀚可一日而千里也仙舟及門親友畢賀鶴髮在堂錦衣在庭稱羽觴而上壽人間樂事其尚有以易此者乎於是秉翰馳情書以助喜又從而為之歌歌曰南山兮蒼蒼西溪兮洋洋山樵兮溪漁紅塵遠兮白日長有班兮蒼鹿與

皐禽兮相逐忽逵舉兮翀天亦馴階兮攸伏仙郎兮歸來水芝之秀兮山華開迎門兮一笑儼黄綺兮洪崖金桃兮玉醴薰爐兮茗杯聊逍遙兮百歲孰玄圃兮蓬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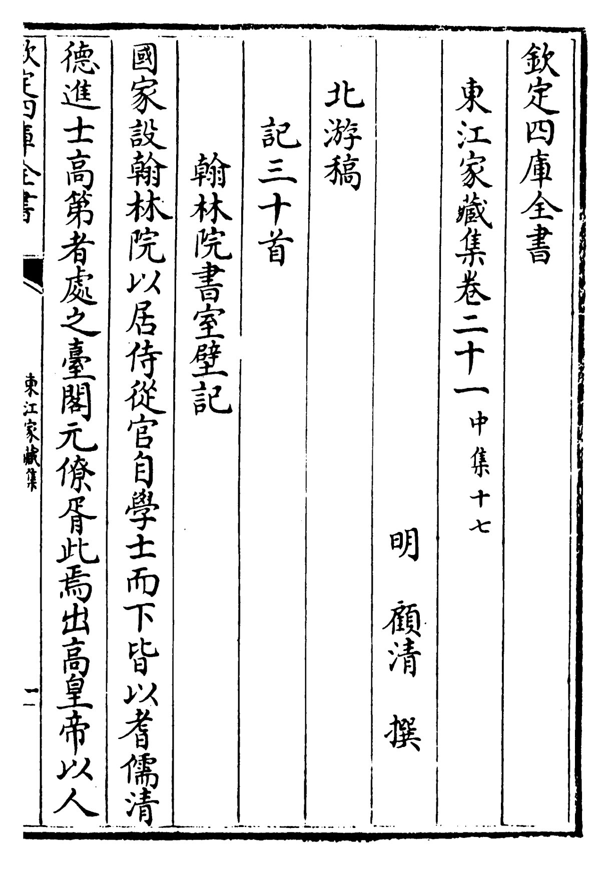
竹東書舍詩序

竹東書舍圖及詩一卷為沈君天祥而作也天祥先世本吾松江人以戎籍隸錦衣積功累官至千戶非其志也而獨好古人書兼綜博覽自諸經子史九流百氏奥篇奇籍士大夫所未嘗見者其家具有之公退閉門卷

帙不去手客至相與披玩商訂竟日忘疲探策而問之皆能舉其要有知而好者取之以去亦不甚悋惜使之為文詞操筆斐然而避遠權利有若水火形區要地無留迹焉自予識君今八九年同時輩流聲和影從日改而月化者何限而君猶故也此其人於今之世豈獨難得於翰鈴介胄之間哉君今年五十七與之游者因其所自號作此以壽之而其子誠純謁予為之序夫竹勁節而虛心凌冬冬而長青幽人處士之倫比也其族類盛

於江南若京城則間有之予往來君家亦未見所謂竹也而君以此自況則其志可知而其平生所以處喧若寂定守而不變者夫亦豈偶然也且夫古之壽者類皆收視反聽不役志于外物以損其天真是以能久存彼營營斯世者其足以知此哉然則君之壽有在我而不在天者矣而何俟予言請以是爲序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一 中集十七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記三十首

翰林院書室壁記

國家設翰林院以居侍從官自學士而下皆以耆儒清德進士高第者處之臺閣元僚胥此焉出高皇帝以人

之不易得也選編修張唯等十人入禁中肄業文華堂以備任用命學士宋濂為之師文皇廣其員至二十八以應列宿以狀元曾棨輩與庶吉士同業大官給食内府賜書上親課其業而高下焉其地則今舊史館是也其後始出就外署即兩廡而居之盖自文華而舊館自舊館而外署凡三徙而居迺定自洪武癸丑至今上之六年甲子凡再周自張唯等而下至於今凡幾選而清預焉翰林自唐宋為貴近清華之地所職論思文墨無

錢穀獄訟簿書出納之煩至庶吉士則一無所職專以講學為事每平明入院俟先生出雁行進序揖授受畢退就別室左右圖史研墨几筆備具仰閱唐虞下覽秦漢究治亂之本源窮天人之藴奥有所得援筆而書之大篇短章間發交作其未至則先生召而是正之明師在上良友在下偘偘雍雍信天下之至樂也夫既以賢科登進之有品秩矣又從而簡拔教養之國家豈苟以虛名榮數十進士哉豈苟使之戲弄筆墨娛悅耳目玩

愒時日坐享大惠而一無所益哉是室也前人之居之者衆矣今吾得而安之亦可以惕然而深思矣既以自警且書于壁與同志者共觀之

同年會記

凡士方窮時修業黌序分光几席則同學之情親已而擢春官對大廷聯鑣廣路盍簪京室則同年之情親至其相責以道相勉以義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流勲業於當年垂休光于後世則二者之情一也予年二十入縣

庠三十三而舉于有司始來京師大率於同學也久而
同年者多其所未知也故求親於同年不啻於其同學
白君士珍同予舉于鄉者也亟倡為此會予聞而樂之
乃五月張燕于武學先期咸告至日則畢會長幼以齒
列山東任文獻言于衆曰昔人登第後有曲江之燕慈
恩之游至于今以為盛事今吾輩際昌期遭聖明豈讓
於彼乎今日之會請各為詩以見志將錄而傳之衆曰
然於是殽核代進觴詠間作酒半年少者以次獻其長

勸酬有容登降有儀雍雍怡怡逮暮始退葢予之於同年頗是而益親矣然而賡筵長席一日之燕猶未能徧詢而盡識也退伏自念吾同年之親者以情耳情非面固無自而通然而心同焉雖未識猶識也唐之時有韓愈者與歐陽詹同榜去今六百年宋之時有寇準者與王旦張詠等同榜去今四百年而今讀其書想其人精神意氣凜乎猶在目也不特是數公為然凡心同者莫不皆然也吾同年能如是數公之心乎則遠而江海近

而輦轂內之為嚴廓外之為郡邑他日之退處而山林猶旦暮會也其子孫亦且世講之或溺于聲名苟於榮祿趨利乾没舉平生而盡棄之則雖其同學且盍與為朋而况所謂四海九州之人登科而始識者哉然則同年之所以為親有出于斯會之外者矣詩既成因私記其說庶他日有考焉

尚友齋記

昔鄒孟氏論士之取友自一鄉一國至于盡天下之善

而猶以未足又進而取于古人誦讀其詩書考論其行事而後極焉夫然後為能尚友而非止為一世之士予嘗於此得為學之道二焉敬扁其讀書之齋曰尚友而記之曰凡學者之存心也貴虛而其立志也貴大其心虛故能受天下之善其志大故能盡天下之善而受之夫自鄉以至于國自國以至于天下極而上遡于千古之前凡人之所有吾皆當有之非虛其心則莫之能矣鄉不足而取于國國不足而取于天下天下猶不足而

進取於古人非大其志則亦莫之能矣予少也有志于學而才不足以充之心不敢自盈而力未有以副跧伏海隅雖嘗竊誦古人之遺言而仰高太虛望洋海門茫乎未知所歸宿也則名斯齋也敢曰盡一世之善而進求其上哉堅其志使無安于小成持其心使不以一得自滿庶幾乎歷階而上以漸造其極焉此區區之意而輔翼漸摩俾不懈而益勤則有望於同志之君子也是為記

心月記

予往歲入京吳君大有追餞于閶門外是時積雨初霽雲霾廓清月從城東升光景奪目予顧而樂之夜半客去月益高而氣益清閶門雖劇地商帆宦舶竟日塡咽至是亦寂然仰延清光俯窺澄波襟懷豁然如盛暑濯冷風而立乎埃壒之外不知其在闤闠喧囂中也翼日天未明大有復來别出其友汪文奎心月字示予且屬為之記予心切有感焉而行役匆匆無復疇昔之興矣

攜其册且行且思方風沙塵土中此心紛然顧閶門之景恍惚如夢寐不可復遇而念汪君之獨得未嘗忘之意其胸次灑落表裏明瑩如瑶宫玉宇洞徹無塵乎則嘗聞其以貲貨來往江湖間未免乎執籌會計之事豈其久動思静適有所遇而心會焉如予之於閶門邪凡人之心常失於動而存於静猶月之光蔽于陰而開於霽也心静而天理明月霽而清光發適相感而相遭焉此其一時之景象當復何如而豈尋常汨沒塵利者之

所知哉雖然謂心為月則猶有二也方靜而明及動而晦則猶有間也吾儒之論心以動靜皆定為極至而其學在緝熈以極于光明夫緝熈以極于光明而至于動靜之皆定則無將迎無內外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將風雨晦冥塵網錯揉而吾心之靈皎然如氷鑑之在天也豈必有所遇而後然哉心月之說必如是而後為至予宿此諸暹暹今三年亦冀吾學之少進以自副其言久而未有得也姑誦其舊聞以歸之而併誌吾愧

吳縣鄉社亭記

弘治甲寅任丘酈君為吳縣令始至延見其邑人問邑之名德若廢闕所當興舉者禮部主事楊君循吉鄉貢進士史君經醫學訓科盛君俌合辭言曰故禮部尚書希頽楊先生博綜經史尚古力行在仁宗初以薦入翰林為侍從受知列聖與修纂三朝實録拜郕府長史陞禮部侍郎方大用公而公遽引年去景皇帝念公不忘進尚書官其子為吳縣簿其始終大節見於公自撰墓

銘少冢宰文莊葉公之日記甚核爲人淳厚而坦夷貞
静而直諒非聖賢之書不讀非義理之文不窺孝慈友
弟薫于鄉黨考德詢事無愧古人見于少傅東里楊公
訓導陳君永之之序述甚備宣德正統之間中吳士大
夫稱厚德者莫先焉而歿不數十年垣宇蕩析丘壠弗
守雖學宫有祠春秋不廢而閭井之間聲響殆絶邦人
興嗟謂德鮮祐振而興之斯亦表俗明民之一事也君
聞而韙之其明年君作康履之橋於城西至德鄉既成

以羸材屬義官葉璋度地於其北得信心菴廢宇撤而平之作亭焉榜之曰鄉社取史君所刻白鹿洞規古靈諭俗文列置左右而位先生于其中乃告其人曰古鄉大夫之賢歿得祭于社吾其於是焉俎豆公何如皆曰然此吾之志也非侯其孰成之於是以日之良設脯與齊酹於亭上而作歌曰維吳有民侯則煦之維民有僻侯則矩之我賢是思侯弗我違我甘我辛侯則具知孰新斯亭侯實我教孰嚴公祠俾我民傚至德之鄉康履

之陌昔為緇廬今也公宅褒德正回示我民極敕爾婦子告爾鄰比俟爾父母公爾師資爾弗是師寧俟忍斯歌竟相與顧瞻徘徊如公復生有泣下者史君曰夫表先賢以勵民大義也興衰振微大惠也咸不可以無紀乃以其事走京師屬予書刻之貞珉用告于後來者先生諱翥字仲舉鄜君名璠字廷瑞與予同年進士云

中兵馬司新門記

國家設五兵馬司掌城内外徼廵之政中兵馬司在宫

城之艮隅所理南薰時雍澄清諸坊王侯貴人比第聯
邸四方之賔貢商賈工術之流九夷八蠻山梯海航之
衆咸集其地通衢委巷曉夕闐噎其為人無所不有依
聲光作姦利以撓紊公私者恒倍于他城自置司迄今
歷祀幾百風凌雨頹瓦木土石嵗有汎敗以務之殷也
官若吏奔走卒力供其職之不暇無能及其餘故日以
益壞弘治初指揮將君德政始作前後堂旁設吏舍内
為齋房燕息之所規制一新視昔有加矣而門塾仍舊

庫監弗稱嗣職者孫君雲漢恒病之乃謀諸同寅以其事白大司馬鈞陽馬公展拓故址作大門三間于其外又為中門如外門而掖以兩戶吏人由之甃石以固下陶甓以鞏隅設飾以崇美於是黝堊垣髹題繪楣奕如煥如瞻視竦矣乃申舊規嚴故防出入以限啟閉以時法禁彰矣蓋自作堂以來歷十有餘年更才有司者二而制始大備政以有紀人用是寧於是義官劉積等願伐貞石紀其績以示永久吾觀事之美者類非一人

所能獨成而善成天下之事者亦不必其功盡出於已如是役也蔣君始之於前孫君終之於後由今視之若出一人焉茍倡而弗和創而弗繼使前人之美闕而不完則我獨何人而無愧也哉孫君於是其可書也已程督章課則副指揮王君瓚若趙君信而下則贊襄之經始于戊午之三月訖工于明年已未之四月總為費若干居人率助者具列于碑陰

三友圖記

三友圖者都昌俞宗周淳安王如行送其友方君時濟而作也始方君父虛齋先生判韶陽如行之尊人適知韶事宗周先府君為推官三人者皆隨侍相與同硯席胥誨飭勵志於古人情相親道相益也已而虛齋殁方君歸其鄉連遘家艱遂絶意進取弘治癸丑宗周擢進士由大行人拜御史如行以丙辰進士主尚書刑部事聯第居京師方君自三衢來幅巾野服翺翔二君間握手相歡如韶陽日也問其志則曰吾思吾故人故一來

觀之吾豈有他圖乎哉士大夫咸高之將行宗周如行
命善繪者貌而為此圖以請諸能言者詩之將以為君
贈而予得寓目焉嘗以為世之人賤而相與既貴而相
忘其人固不足論而不量其人不惟其志喣喣然惟流
俗嗜好相濡沫使處非其道而以喪其真則古之所謂
善交者亦恐其不若是也若三君其殆庶幾乎貴不易
其初賤而無所求於人其相思則千里而命駕不以為
難將行而處者徘徊焉躑躅焉若不能為之情者而終

不敢强其所不欲以少屈其高昔者嘗怪侯君房以尚書之貴欲坐致子陵李方叔不見録于東坡而終身自絶以為霸之陋固不足知光而廌之自處亦卑矣使其若三君者之相與而何以有是哉世降益衰伐木之歌不聞于天下久矣斯亦足以敦薄俗而勵士風者故為記以歸之雖然不為霸易不為廌難吾以是益信方君之為賢而知歲寒之可保矣

清豐縣重建山川壇記

凡郡邑之制祀以北郊禮社稷以南郊禮風雷雨山川
土生穀以養人雲雷風雨鼓舞而潤澤之名山大川則
雲雨之自出也故王都至於一邑通祀之而以城隍之
神合焉載在彝典遐方僻壤罔敢有怠焉者清豐為大
名屬邑其封域在神州千里之内日月之所照風霆之
所及視天下必先焉政典禮文宜極備具而國陽之祀
闕焉弗虔壇壝圯夷垣墉闕傾帛牲豆籩薦奠靡所人
玩而慢神兹弗福葢數十年于此矣弘治戊午吳興陸

君以進士來令茲邑既和其人乃考祀典遵王制即其故而一新焉崇土以薦嚴設版以為固行木以依神庫以謹藏器庖以潔牲滌所以致齋門以啟閉凡宇於地以楹計者十有二閾於垣以間計者三為器物以奉神者若干件自經始至迄工凡三月歲役民以守者二人邑之典禮於是大備將以明年二月率吏民謹將事焉縣學教諭徐君請予書其事以示來者紀載之法凡國之故始作書廢書廢而興有可以訓戒者書其無事者

則不書者也萍鄉之政觀者即衢梁傳室而知之風雲山川國之大祀而忽諸則何以言治陸君於是其可訓也已敬其神所以為民神悅而民安是古賢令之政也乃為按其實書之授徐君俾歸刻之石陸君名崑字如崑徐君名冠字士元予鄉舉同年士也壇之役蓋有相云

長汀縣學重建明倫堂記

學有堂以講肄而曰明倫重本也始作書改作書弊而

新必書示知本也長汀縣學始建于宋紹興間歷勝國至今凡三徙乃定定三十年而堂始一新而侈美于前可經久而弗壞則書之以示後勸宜也初學之建在郡治之城東元遷于邑南洪武初復于東已而燬于兵蕩於湍流自正統至成化屢葺屢隳士靡寧居而未有以易也歲壬辰邑人鍾正為弟子員請于憲司始遷于郡治之東開元寺之右今之學是已當學之遷正以身任其事凡規制率加于昔惟堂即寺之僧寮為之其材國

初時物也故其弊視他屋為速十餘年來補葺相繼而日以頽壓居者憂之而未有以告也弘治戊午新安程君材以進士出為郡之推官犴獄既清日有餘力僉事蕭山富君玹屬以經理撤其故而新之汀之好義者聞君之首是役也鳩材舁錢奔走而效之通判劉淵復有以助之因農之隙作堂六楹中四楹為正堂左為饌堂闢其西為講堂規畫必端位置必稱工精材良既固既安縣塗堊鏝遽發光麗學徒彥士來游來歌降登有階

揖讓有位進而考業退而息燕莫不嚴好百年之制至是大備矣學之師生因貢士丘欽走書京師請紀成績予既以程君是役於法當書而監司之倡首郡僚之協贊士庶之子來皆不可以無誌者乃為叙其始末而併以告汀之學者曰昔學之未遷也患居之弗寧既遷也患堂之弗稱今則具美矣良有司之設是也夫豈專以為州邑之觀視哉聖學之不明久矣離經言飾文句以取合當世而人倫日用之實無關焉意諸君之病此亦

久矣考諸經以探其本反之身以踐其實始于家邦達之天下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以成至治而揚洪休斯庶幾乎名堂之意而無負有司者之盛心不然游居之安而德業之荒則亦諸君子之憂也請以是為記

艾坡記

艾坡王先生醫名滿京城數百里外重趼而迎之刀圭所行逺及江嶺閭閻女婦皆知所謂艾坡者而莫識其名之所自也近有吳生者寫其像於楊鍊師山水圖中

茂松清泉映帶左右艾芃芃生其前先生黄冠氅衣手一編坐盤石童子執書侍其後泊乎其無思淡乎其無為浩乎其不可拘超乎其絶跡風塵之外也客見而呀曰兹其為艾坡者乎其在檇臺之陽長干之坂乎將西湖之隈甕山之阻乎是何其境之清地之幽從先生久而未嘗一至而優游也先生笑曰子未足以渉吾之坡也子游方之内而未始游方之外也游方之外者視吾身寄也坡又身之寄也若此者又坡之寄也而庸知其

所哉且夫艾之用主於灸而灸非醫之全也坡艾之所
出而坡之出不專于艾也執艾而言醫指坡而求艾且
必求其所而執焉吾懼其膠而不解哉於是容灑然而
寤曰昔之至人有懸一壺而賣藥于市者日暮則跳而
入壺中時人莫之見也先生之坡其斯人之壺歟丹崖
千重青壁萬尋吾又安得而窺之姑書此為記以俟如
葛陂君者從先生而請焉先生名經字伯常其先姑蘇
人生于南京今家于京師先山西湖其別業所在也壬

戊冬十二月十八日記是日其生辰也

霸州修河繕城記

霸為州在京師南二百餘里厥壤卑下西北諸山水散行燕趙間比其合皆聚于是既聚而盈然後東流出丁字沽會白河以入于海其源衆而委廹遇霖潦則溢而四出壞民田廬舍歲恒不登坻以告病州之城相傳築于燕昭王宋楊延朗嘗修之以備北邊當其時號為北方重地然皆土墉無磚石之固山水至則齧齧而傾之故

歲久益壞弘治戊午東魯劉君珩來治是邦廵撫使洪公察其才首屬以河事旣復以城役委之君受命曰吾職也其敢不力是歲築河隄起涿州東境接固安楊先務荆垡等村至州之趙州務臨津水口經州南門過保定文安縣㰅家橋抵大城縣辛張口總爲長三百餘里廣尋有二尺址倍之崇丈有八尺傍植柳以爲固其間爲水竇總百六十有七隄旣成水用無患已未覽州城先北面當水衝者以次及其餘城舊無南門樓至是始

新作之亦為樓于北城與故東西二樓相望皆飾以丹堊基以剛石華煥確堅可久弗壞其外為壕為四橋於壕上當城之門城之高丈有七尺周幾里若干步壕之深如城之高而殺其一尺其上為周防防之上亦植以柳首尾涉二年作十有幾月而隄與城俱成城既成而水益以無患凡二役所費薪藁楗互木石甎之類為錢以鉅萬計皆官自經紀不以煩民既訖工又以其餘力作大橋于州東苑家口以濟往來新州學祭器諸生會

食器作順天行府太僕分寺馬神祠暨諸藏庾廨舍壇壝衢路以次一新而民不知費於是州人士太學生顧昇等狀侯之績因工科都給事中于君朝瑞屬予書按修河繕城實保國利人之本務得孟子佚道使民之義其餘亦皆郡政之不可闕者爲州若此可以稱振職矣不書無以示後來且使妄庸不事事者竄其間而莫辨也用摭實而著之以附于郡乘俟觀風者采焉

先壠記

吾先壠有二塋西塋為高祖秀一府君而下所葬東塋則吾祖遺善府君祖妣沈孺人與吾母陸孺人之兆也吾母葬事畢家君以西塋彫圮弗稱命葺而崇之東傅于東塋别其趾而右之西距水可三步而南至塋門而止其後為長岡東屬于外垣包東塋東北而西枕于河壖亡兒天叙及諸殤之葬依焉其後列植杉松抱岡身左右而南屬于南河其内植以栢檜凡若干本故樹之弗就行列者咸斵而更植之不可植者去之於是兩塋

巽然相望若一視舊改觀矣顧西塋之葬於禮有未安者而銘碣未備恐久而益迷用因葺治圖而列之而記其說如左高祖秀一府君葬塋東北隅圓封高祖妣施孺人葬專穴其昭則曾祖文理府君而曾祖妣沈孺人稍東自為塚近秀一府君之墓伯祖文用府君伯祖妣姜孺人次其南為一塚高曾而下分合稍乖而於法猶近也若曾祖姑贅沈氏者葬穆穴與文理府君相向其下塋門之西為叢塚者三而其二子源澄與源之二子

章玉澄之子婦戴以下雜葬焉曽祖姑夫官一以汲於行役祔秀一府君之側則紊矣論葬法之大經改而正之若故樹之茀就行列者禮也重念吾祖宗之仁能合異姓而同之吾祖遺善君與沈氏兄弟並居至老而無間推是心則雖其生存而葬在庭階若杜氏之於季武亦將有不計者況在今日而吾忍以議此哉雖然即其故而圖之而源本之異同昭穆之理亂亦自有不可混者蓋不敢議者先祖之仁而不敢同者為後世慮也豈

好為是區别也哉秀一府君而下葬壬山丙向遺善府君葬癸山丁向塋地東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二步有奇東北皆唐氏地水自塋東吉麗橋入薛家浜西行折而南至塋而復東盡塋而止

環翠樓記

天下之山皆以翠為色而莫多于江南江南之山其蒼翠比北州為甚而尤莫多于新安之歙歙之山其他未暇悉數其北之蒲南之方百花之臺西望南山尤所謂

傑然者而汪君綺之居獨得其中綺之先世家新安至是數百年矣君之祖耕教翁始作軒以面方山而榜之以其號其父某又作樓于軒之側甃石衢百丈於其後以便行者而以環翠名其樓山四面圍繞若列幄排障而樓居其中志實景也初軒之成士大夫皆為之作詩翁季子九江推府濬既集而傳之矣及樓成綺懼無以承先志思託之名筆為不朽計而以記請予予固非其人也顧念汪氏自越公來若司農少卿叔詹直秘閣若

海建寧府倅擇善常州判時中以至於江州累葉衣纓照映仕版其處而不仕又有若綺之祖若父者敦本尚實以裕其家父室子堂輪奐相屬而江山之秀亦因以有光此其人自足以傳後而何繫予言哉乃不辭而書之以附其家乘俾為君後者知斯樓之所自云

饒州鄱陽縣學進士題名記

饒州吳楚之冠冕也鄱陽於饒為附郭縣江山之秀獨當其全又饒之冠冕也縣有學在興賢坊弘治戊午御

史王君某始遷于城外實宋州學故址文正范公之所擇而寶文彭公器資由是以魁天下者其形勝平視東湖旣雄且奐又諸學之冠冕也然自近歲以來科舉得人反落落非他邑比邦人病之按察副使錫山邵君寶督學至饒按州之故得寶文遺蹟所謂狀元閣者旣舉以勵諸士且屬郡守侯君溪縣令張君亶新其舊碑自彭公迄今舉進士者悉題名焉以表示於人人而走書雲間屬予記其事邵君所以望鄱人者切矣夫人才之

生各視其地而山川靈秀之氣蜿蜒磅礴亦必待時而始發鄱陽之為縣舊矣然自有科目以來傑然于時如漢之吳芮晉之陶侃蓋未有聞焉者至范公建學于兹且尅其期謂二十年當有以狀元及第者而彭公果出焉東湖之秀鍾于彭公必得范公振起之而後發此其故豈偶然也抑古稱名世之士率五百年而一出吳陶至彭相望皆五百年自彭至今其數亦將及矣而王君復還學于此邵君又舉其事而表章之天之時地之理

於人事適相參焉今而後其不有如竇文公者裒然為多士冠茅茹彙征以為玆學之光哉果然則明使者之期待良有司之作新皆為不孤而予言亦與有榮矣若夫講學力行之要希賢作聖之功所以為科目之根柢者邵公之積厚矣諸生其尚從而請焉是為記

錢與謙墓記

吾與謙太史既殁之明年為弘治乙丑其子元始克營葬事先事請銘于太常少卿喬君希大請墓表于閣老

西涯李公使未返而葬期已迫郡守宜春劉侯聞而太息曰先生生吾松為一代人豪翰墨之光賁及草木旁燭海内而身殁之後遺魄所藏酹奠靡所碑版弗飾雖先生之不朽不係乎是而邦之人士其謂我何天下之人聞之其又謂我何乃發其俸餘庀工于庭浮石葦木作享堂三間于墓前外為石門屬以周垣植二碑于門内左以刻西涯之表而以其右屬予書其事曰使邦之俊乂與後之人觀於是而興起也予少與與謙及今府

學生沈悅惟馨游志同而氣合相責以道誼君嘗慷慨謂吾三人者異時入翰林則以年遞為作傳皆笑而諾之時相傳以為戲今三十年予幸忝從君後而惟馨猶困場屋君復奄先朝露追惟平生不知涕之横臆而侯重以是命予予尚忍辭之哉乃用侯之意即惟馨所為君行狀摭而書之曰先生諱福字與謙姓錢氏家近鶴灘人稱為鶴灘先生遂因以自號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閎肆淩駕今古波瀾横溢鋒焰逼人有萬夫莫

禦之勢而義理精覈情景切至剪裁融化恒言近事名理粲然用是捷鄉闈冠南省遂魁大廷登禁近名滿天下霆發霞舉從者如雲而娼之者亦至矣既以疾告歸掃迹城府葺田園為終老計夷猶山泉若初未嘗涉世者知先生者日望其出以張斯文而先生已厭世矣蓋先生之材大故所立每超於衆其氣勇故有為而必成其洞識遠覽曠視一世既非輩流之所幾及而震蕩淩厲將造物者亦難為容之故就其所得雖足以少酬其

志而用弗究宣數弗及遠非惟吾人實古今所同惜也昔鄭玄以儒學名漢世北海相孔融表其鄉為鄭公鄉先生官止修撰品在第六又終于散地卹典所未及而劉侯克倡義舉崇飾而尊顯之假先生年而究其學殆無愧鄭公而侯之心其即融之心哉翼翼墓垣幽幽玄宮華表有輝過者增敬錢氏之子孫其為感何如也先生生三十而及第三年而告歸又四年而致仕又七年而終年四十四葬以十二月十一日辛酉劉侯名琓字

德貲成化戊戌進士相之者同知張侯什金侯山通判
姚侯淵何侯愚張侯紳知縣華亭張侯岐上海石侯腴
教授汪君集教諭傅君愚而下恊恭尚賢有輔教道皆
於法所得書也

重修建安縣儒學記

建安縣重修儒學成教諭許黼以狀走雲間白予曰建
安之有學舊矣宋熈寧初在寧遠門内舊縣治之東偏
建炎毁于寇以其地置丞廳而學附于府後乃遷于城

外國朝洪武初嘗即而新之十一年始遷于今所其地
則故屏山書院以祀宋忠靖劉公者實公從子忠肅公
共父之故第也始學之遷因書院之舊規畀隘弗飭其
後余知縣子恭楊縣丞暾陳通判翼桂知縣鎬劉知府
瑛相繼有作凡學之制以次畧備而以地之隘補葺改
移不出其舊終弗稱厥邑弘治甲子河東院侯賔僉憲
事於八閩至而歎息屬知縣虞夔改作之義與抗侯濟
以憲副適來董學政乂申以飭之買地廟壖之東其廣

半舊址深稱之作講堂五間于其中撤舊堂之在廟西
者益以兩楹為饌堂于其後講堂左右為兩齋諸生之
舍附焉前為儀門其下為泮池石梁跨焉又前為外門
門之外復梁石以跨渠經途屬焉大成殿作于辛酉歲
而面勢與新學戾改而合之作兩廡二十間戟門五間
作欞星門三座于其外戟門右个為屏山祠饌堂之後
文廟之西為教官廨宇講堂之左為學倉飾故昜新各
以其度於是廟與學一朝而新升堂而坐則諸軸之山

當其前出門而顧則黃華之峰峙其後有水出北山貫西垣注泮池東出而南行折而西過門橋合故流南去皆甃以堅石迴環潔清采芹而游濯纓而歌又他學之所無也而以黼之無似適會其成得與一二寅僚與建之髦俊周旋揖讓于其間顧非幸歟用是敢徼福于先師乞一言以紀成績昭示于永久以無忘諸公之賜予與許君同邑里提學憲僉皆同年虞君舉進士予忝與有事之數君子協規同力以興起斯文固予之所樂聞

也而庸敢以不文辭雖然諸君之為此非自以為功也將與賢才以為天下用也茲學之地既屏山之祠而忠肅之故第茲又充廣而一新之則游于是者豈直無忘諸公之賜而已乎屏山之學其傳為朱子而忠肅之成德本于屏山騎箕尾而託星辰者固無所不之而遺臺荒徑之間翰藻之餘光履綦之遺塵猶應有髣髴也仰高山于泰華步景行于周京遇則為忠肅不遇則屏山敢謂建安之多士而無庶幾焉者乎進乎是則考亭而

洙泗有不難致者此固諸君子之本心而游於是者之所當勉也是役也經始于甲子之冬十一月十六日落成於乙丑之冬十月八日建寧知府沈君瀚同知於君玶通判程君寛邑人御史滕君祐指授經畫以底厥成皆于法所得書者而於君捐俸以資費蓋尤有足尚云

黄氏存誠堂記

黄氏之家新安舊矣始自祁門左田遷于黄屯至唐孝子芮始遷于潭渡潭渡之居至今八百有餘年矣有曰

士彰者始作存誠之堂以為奉親之所歷彦康克誠有中皆以孝行聞以至于資仁資仁性慷慨輕財尚義而尤篤于事親親嘗患閉疾君籲天祈代親以口吸而通之客游四方得輕暖珍異之物必以寄至玄宮壽藏凡所以為親地者無弗致其力焉弘治己酉堂燬于回禄君率先諸弟作新之既成仍揭其舊扁婚冠賓祭率於此成禮焉昭先志也予南還松上資仁遣子倫從予學間為予道其事請文以記之夫五常百行其本曰誠而

人之行莫先於孝貫金石而孚豚魚通神明而光四海皆是物也黄氏自唐來奕葉衣冠久而弗墜諸房競爽而潭渡之族尤甲於其鄉此豈偶然之故哉葢自筠公而下孝慈一念懇欵惻怛其存于中者厚矣存之久故積之深而發于其後者若是其大也有如斯堂士彰作之彦康而下守之中罹災變而資仁復改作焉五世一心堂構相屬不替而益隆夫孰非誠之發哉本乎誠以有斯堂而因以為號至毁而復而名尤不改乎其先名

存則誠存而堂與之永存矣然則黄氏之澤其未艾也哉倫篤厚有文顯揚非遠而惓惓以白其親之孝為事濬黄之澤以衍于無窮其不在斯人邪併識以待之

顧汝亨一山記

東吳之地多水而少山見于紀載者數不及三十秀出而著名者曰九峯而已而郡之名人韻士視他邦為特多文翰之餘寄興幽遠若横雲鳳凰玉屏赤壁細林之屬往往麗于名銜著于篇題與林屋洞庭相甲乙下至

溪湖潭澗丘壑泉石稍涉名勝者靡有遺焉山川之在吾邦鍾為英秀者無窮而其情狀之發露亦已甚矣而吾宗人汝亨乃復以一山自名汝亨之一山其能出諸公之所名邪靈區異境固有閟于昔而顯于今若柳之西山溫之鴈蕩者其將別有得乎則吾不可知而卒未有閒也間以質汝亨汝亨笑曰吾之山非子之謂也吾山高不踰楹棟遠不出庭戶畚土以為崇累石以為奇植松竹以為深蒔花藥以為幽鑿池架軒傍睞側帶以

益其勝趣而合以為吾燕閒之所支順而觀之隱然有超出塵寰之意而無登陟之勞葢吾之所為者寓也子之所論者迹也迹故有窮而寓則無窮故吾山非子之謂也吾聞汝亨先祖石泉翁以才能著永樂宣德間與二沈埒而尤妙于丹青林泉人物片紙尺素至于今人寶藏之累石以為山與施諸繪畫皆寓也然則汝亨之於是其得之遠矣歛乾坤于壺中胱城市之煩囂招浮休挾洪崖而與之逍遥嵩與華與泰岱與方壺蓬瀛玄

圃與惟所適而皆可而又何論夫區區一耳目所接之間哉汝亨欣然曰是足以貢吾山矣乃請書其說出文梓材手刻以為記

竹泉記

杜君以芳家城市而志在山林於聲利泊如也而尤愛清泉與修竹境與心會輒流連徘徊移日不能去顧世業軒岐以活人為事老癃羸瘠候其門者無虛日高門貴家長舟巨榜越江湖而迎致者蹟相接于途日出而

應之至暮不得息一出或逾旬乃還雖欲流連徘徊一日於其間不可得也有好事者知其然為鑿地以瀦水畀美箭以遺之植之其傍累石以暎之指而謂君曰此亦竹泉也而奚山林為君顧而樂之舉酒屬客撫楹而歌曰緑竹之猗猗蔭彼清渠昔不可望兮今在吾廬吾與爾好兮終吾生以無渝於是衆起而讙曰竹與泉既君有矣宜呼為竹泉君君亦受之不辭以稱于縉紳縉紳咸樂而詩之則以告于予俾為之記吾觀天下之物

無小大皆必當其分而後乃得而有之丹崖翠壁之間清流曲澗之側樵童野夫荷擔操斤終日游而不知其趣岩廊通顯之士乃或望終南而悵人事之違何者非其分也是故角而馳者齒無上翼而飛者兩其足食有熊掌者不可以兼魚士之出而縻于時則山林之樂有不得而專之矣有如以芳韜光潛聲遠蹟朝著韓伯休陶弘景之徒也徒以術在生人酬對靡間則雖其所甚樂若樵童野夫日游而不知者亦不能以自遂焉至假

人力經營以移易其耳目陶冶其性靈以慰其所不能忘者而士大夫且侈而歌之于此見古之至人為不可及而嬰情軒冕往不知歸者其視此又何如哉予也山林之士也知物之不可兼而且出焉未有裨于人而凛乎其有之失也故於以芳事深有感焉遂書以復之而併以自勵

無錫華氏義莊記

華氏義莊者為其遠祖孝子祠堂及其族人而作也孝

子故有祠在其鄉惠山第二泉之東歲久頹廢成化間其三十二世孫晞顏嘗一新之廟貌雖存而儀式未立祭祀弗繼族人聚祠下者數百家有富有貧亦未有以合也三十三世孫守吉乃與其子煥等謀倣古義莊遺意割常稔之田五百畝籍記于官推族人之賢者一人遞掌之收其租入以充歲時祭享修葺之費因其贏餘以贍族黨之貧不給者事具未上而守吉卒煥乃與其弟煇爟勳及兄子謹等早夜經畫思永厥圖以成先志

既定乃使煇走闕下以聞孝宗皇帝覽而嘉之下有司悉從其所請時弘治甲子某月日也煥既得請遂率諸弟大修孝子祠籍田畝卜莊居立條約一如其父遺命七月祠成明年八月義莊成乃使其子誥以書走松屬予記未成而煥卒又六年煇為申前請始克述而記之嗟乎天之厚善人也至矣人自不為善天固未嘗忘之晉于身必豐其子孫晦于今必彰于其後人以其旦暮之心責于天而不得因以天為無知而豈天之意邪孝

子以髫齔之年承親之命守之終身至廢人道之常而終不忍易用能感其國人廟食千祀子孫緜衍歴久而不衰睎頽以來益熾以大至于守吉又能推廣慈愛隆及本支以為此舉而其子若孫克成厥志著之金石以垂則于無窮推孝子之心固不為其有今日而尋源探本夫亦豈偶然也哉孝義莊之制始宋吳奎而盛于范文正其後東陽陳德高近世閣老義與徐文靖皆嘗為之然至于身殁而如存閲數百年而不墜言于天下而

皆知者惟范氏而已豈非公忠孝大節有以格于天通于神明而子孫實有所憑籍如所謂國於天地有與立者哉若華氏德業功名固不敢望范公之盛而其先孝子一念之誠天固有以與之矣繼自今賢子賢孫守之而不懈積之而愈宏則是莊也安知與天平之業不媲美而並傳乎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葺先祠以嚴報本大孝也因而以贍其族人大義也孝以生義義以成孝相為無窮而天之錫華氏也又豈有窮哉予

因孝子之事而知天之厚善人者為可必又因守吉父子而知其得于天者之未艾至原詩人之旨推不匱之義則所以望其後者亦無窮也敢併以為記用永告于方來莊居田畝及條約等列諸碑陰此不贅

華氏敕命碑陰記

弘治十二年己未正月二十有五日詔封今貴州左參政華泉父守莊為戸科給事中母楊氏為孺人各賜敕一通時泉官未半歲盖特恩也泉受命踰月以言事罷

所居官調主南京太僕寺簿後十年以本寺丞出知廣東之韶州又三年而楊氏守莊相繼歿歿兩月而杲有貴州之命明年及兄昺葬二親於所居塗林之西原乃植碑墓前録命詞其上刻之以侈上恩昭先德而屬清記其陰惟華氏自其始祖寶以誠孝上通于天以能保其後人原泉以來雖隱顯不同並有令德以及于守莊質任自天不事機械而恭儉一德終始不渝楊氏自龜山先生講道錫山雲仍支分流慶兹土孺人載其世芳

克配君子而孝敬儉勤動合典訓用厚積厥嘉克成令子揚于王庭以顯受寵命是固非偶然者𣝣以言得調自清要為冗員能安其官以舉厥職遂陟方州績用日章以荐有今命而祇抑畏慎動歸德其先人凡可以禆吾君仁吾民以為顯揚地者葢莫不用其至命詞之刻其一事也而𣝣之誠孝存焉忠藎形焉華氏之子孫登茲丘顧瞻徘徊思其先所以獲是者而益勉于忠孝以永其令圖則所謂光前人以裕後昆者獨不在斯舉哉

冣舉于鄉與清為同年讀書翰林為同官其踐剔中外
休有令聞荷國寵靈以為其親榮固清之所樂聞也敢
再拜稽首推本而敷張之用對揚天子之休命

鶴坡記

名區勝境穹壤間隨所在有之而騷人墨客寄興幽奇
者多即以自況至于宦途旅轍冥感神游往往有未至
其地而先以知之者比其合也雖越千萬里更數十年
若符契朝夕然此其故豈心思意料之所能及哉番禺

何先生下第時客游陽江甞夢作詩有雲隨身出鶴隨步閒之句寤而異之而未暇徵其兆也既而有欲為先生號擬議而未定夜夢一人曰子前詩已讖矣曷不曰鶴坡而他求先生喜遂以自號而亦未暇徵其實也正德庚午自南昌改教吾華亭覽邑之圖志則鶴坡在焉廢卷而嘆曰夢之徵其在此乎始以其事語縉紳屬為之詩而請予記夫鶴江海皆有之而論其格以出華亭者為上坡在邑東南百里海濵盖鶴之所出也鶴既以

華亭為上故邑之勝多以鶴名而坡之稱最古土人亦謂之鶴窠先生家嶺南去華亭幾及萬里非惟足蹟所未經固心思所不及也方夢作詩尚不知其有是號豈知其地之在吾鄉與身自歷之也宦游南北二十年朋友之稱呼簡札之題記葢不知其幾矣至于是始合焉而往日之兆始有所歸着世言造物者善戲人又以為得喪窮通事悉前定若此者其戲乎而朕兆之先形事會之符合真若有黙計而預料之者然則所謂前定者

豈止人之所計得喪窮達之間而已哉吾聞鶴之壽以千歲為期其貴下鳳凰一等故詩家美其稱為仙人騏驥而國家命服之采章亦以是為首先生褋字夷曠風度灑落不役役于慶利固有鶴之韻焉而霜髯酡顏貌亦維肖則其感是夢而有是號也夫豈偶然而其兆之未徵者又何可以限量邪予故樂書之以示夫稱先生而不知其自者先生名海字朝宗弘治己酉貢士以乙榜教沙縣在南昌為左遷今為泉之同安諭蓋昔人云

自此升矣

遺善堂名物記

予家在松城之西南古西湖之南涯先世自宋元來安土力穡未嘗他徙守分循理稱于鄉鄰而先祖之名行尤著西涯少師為之表墓所謂遺善處士者也先考可閒學士無恙時嘗一新所居追維先志擬作堂以寶善名之及堂成少師為之題扁易以先祖之號是為遺善之堂堂凡三間先祠在其東西偏小室曰芳蘭以延賓

容堂之後有樓五間西南皆稻田當夏秋時黄雲緑浪極目數十里因題曰觀稼其東下瞰流渠小樓傍之樓之初立有人遺以雙鶴其後復有雙鶴飛來馴擾不去歳歳孳乳因名之曰來鶴循階而下花竹隱翳俛而東出石山峙焉曰小東山山皆古石多得之水際及土中面山有堂曰東奥取柳龍城奥如也之義山之西南有小茅茨碧梧覆之曰南亭予未得此地時嘗夢游其處賦詩一聯名蓋詩中字也東奥之左介植牡丹曰天香

室右介芭蕉數本曰綠淨軒天香之後東闢而軒曰靜觀外臨小池池北有亭傍列石峰暎以文杏間以雜花曰錦石池南面竹有亭曰碧寒亭後架池為梁俯觀游鯈曰魚樂其間蔬茹之畦瓜果之區間錯隐蔽頗為深靜賔客之辱斯堂者皆得以憩息焉既列其名物為十二題求善吟者為之賦詠復私記其說如此使我後之人獲芘蔭于斯者皆不可以忘所自云

東輿一區在元為張萬戶園後居之者亦張氏弘

治壬戌冬將圖歸省念食指衆故廬不能容湯君堯德言張氏鬻産不售價可五十千予謂太賤無成理明年丁內艱歸以銀六十兩得之其後乃聞二弟亦嘗圖之卜筮皆吉而皆云不成謂若先有屬者問之在先宜人歿後正湯君與予言時也豈事有前定湯君特發其端而鬼神所知固不係于此邪併記于此

記周太僕遇賊事

庚午冬寧都周公儀以雲南按察副使遷山西行太僕卿明年三月携妻子之官六月抵廣平之威縣諜報流賊在曲周去縣六十里方疑問間已至城下知縣崔節素無備賊遂入城公儀聞變麾妻子越墻避身留公館待之賊意其知縣也從索馬不得以刀背亂擊且射之一矢着右脅流血被地時知縣已出走獨典史曹安不去公儀雖重傷猶正衣冠抱所賫誥敕坐堂上以死自誓賊歷突前後恐脅百方或礪刃于階不為動然勢已

危甚俄賊首有朱千户者至衆始少戢朱視其傷痕駭且駡曰朝廷大官何人敢無禮即解其血衣手自束縛邀至其寓所公儀不可曰我官人寧死官衙不死民居也賊言我去後羣小無知恐不測曹典史亦從傍為請不得已從之賊置公儀樓上命其家具食飲遣人求善藥傅其創戒約其左右所以防衛之甚至明日將去猶囑曹典史使謹事之曰我不殘此城以有此好官在也公儀妻子既踰墻復縋城行十餘里有某秀才者迎歸

其家遂俱免于難始予聞公儀事而危之疑何以得生今年冬公儀來京師始為道其詳如此朱千戶者名輔本山東人公儀見其有善意因以義諷之賊歎息言為劉瑾虐害發憤而為此非本心也又問瑾既誅何不改行則曰罪大不可宥且無人為我處者公儀為予言賊雖詭譎不足信然觀其遇我宛轉如此且自知罪大是猶有畏心非悍然欲與朝廷抗者若處之有道不主故常或可以不勞而定又言賊在城通夕酣飲喧鬨無復

部伍若乘其醉昏屠之可以立盡惜一時無人後乃聞是夕果有忿其姦汚殺之卧内者使人皆若此賊豈足滅也賊去不半日而官軍至急追之可以盡殺從容至明日遠矣語至此扼腕久之公儀既被傷力不能進道却回臨清就醫藥上疏乞致仕養病皆不許未幾擢湖廣按察使丁家艱歸其來以服闋也公儀素沈静有守閒變不亂臨白刃而不屈職非守臣可以不死然其不死乃出于義感非苟得全妻子出亾又適遇有衣冠家遇

之不犯危辱凡此類若有陰相之者嗚呼方變故倉卒時章縫介胄死于疆場者多矣然有靦面目奉頭鼠竄者亦何止一人公儀固為彼而不為此使為此未必得全得全未必其一家內外首尾明白可對人言如此也士於斯二者其將何所處哉公儀論處盜欲不主故常不盡其說謂乘醉屠賊真痛快矣然非城中人所辦若官軍能料事間道星馳掩其不備事必有成不然賊去後急追之縱不能盡殺清河以北可以不破人每言賊

往在猷縣時單家橋已斷欲渡不得我軍無一人至者使得從容濟險在新橋鎮疲困醉卧日高不能起官兵已及而主帥以一紙追還其後遂猖獗不可制以為有遺恨由今觀之豈獨單家橋哉豈獨新橋鎮哉公儀在臨清有述懷詩四首間以示予予恐讀者不得其事之詳而以為尋常賦咏也為即其卷首書之而併及其謀議如此嗚呼若公儀者充其志略使當時任事其肯使人論之而有遺憾哉

誦抑齋記

閣老京江靳公扁其燕休之齋曰誦抑予他日造焉公指而謂之曰子盍為我記予退而思之抑之詩本衛之武公自警而作葢三百篇之一爾公於書無所不讀自六經而下諸子百氏莫不舉其要而擷其精發之文章而措之事業矣而猶有取于是詩則公之意可知也乃繹而為之記曰六經皆聖人之垂訓也而其論學則曰興于詩為之說者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其言近而易知

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六經之教詩為之先而學者于是經得效尤速若抑之一篇則又其該綜之全而感發之尤大者其為言自一身以及于萬事自威儀言語以至于謨謀政令之施自聽言進德以至于動物感人之要國家之所以理亂天命之所以去留本末巨細罔不畢舉而不愧屋漏之一言則又聖門之至教正心誠意之極功也故說者謂非知聖賢之學者不能作其曲折次第非篤志力行身履其地者不能

知玩而味之信乎其若是也古之君子其學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其心之所存主身之所運用要必有獨得之妙而人不及知者以公之博大而終身諷詠不釋乎是詩又取而顔其齋室此其精神之相感義理之相涵豈徒識其次第曉其曲折而已哉且公方以舊學佐天子寄腹心之重握機秉衡臨照四海苟非其本源之地足以格神明而孚豚魚經綸之藴足以燭萬幾而周庶物其好學不厭之心又足以集羣言而包衆善如詩

之所云則亦何以及此而無以及此又何以信此詩之篤而悅之深耶故謂公之學全有得于是詩則不可謂其無所取而徒退託以為謙則亦非知公者也清之少也甞幸陪公塲屋之游比入詞林又幸而獲從公後熟公之行業而仰其聲光葢不後于諸人也故不讓以承公命與時石渠金馬之英贊伊皋而頌申甫及公之事尚有徵於斯文也

十峰記

天下之山皆起于西北而水會于東南東南吳分也而松又吳之東南也故水于其地為至多山之所處不能當其什一焉松之山不能當水之什一而其形皆特秀於秀之中又有以名著者九焉水之名具著者尤多而其大者曰泖泖之名亦有三焉故語松之勝曰九峯而以三泖配之錢塘之西湖餘杭之天目蘓之穹窿天平石湖震澤相望于數百里間雖大小殊量高下異勢而鶴長鳧短各有稱焉殆未可以甲乙也畐林曹氏居三

泖之東九峰第四細林山之下世以衣冠詩禮望于其鄉至進士時和憲副時中兄弟者出而其名益大鄉之人因其自號稱進士曰九峰先生憲副曰北山先生而不名焉是其為州邑之勝又不止一水石林壑之間而已也西臺司務孚若於兩先生為季弟少學于九峰而卒業於北山自以居兩賢兄之後而嘗得從于衆山之閒反觀其身猶羣壠之一支別出于烟嵐雲靄之餘而回翔眷顧意未始相離也遂以十峯自號鄉之人又稱

為十峰先生而不名焉予少與先生同游學又同舉于鄉志相孚氣相合也比觀于京又同巷相鄰近游從還往無日而不與俱譬則巖棲之子谷隱之人日與山為徒陟其崇深攬其秀異襲其烟雲之輝潤而咀其草木之芳甘非止城郭之間徒仰而望之者比也方將藉以為依止而先生以微疾遽浩然起懷山之興予往留之迎而謂予曰人呼我為十峯而不知吾峰之所以名也子為我記其意吾携之以歸有來問者以示之庶酬對

之不煩斯子之恵也若子之説則吾不能從也於是酌酒為先生別退援筆而書之又從而為之歌以明先生之志歌曰九峰離列邦之紀兮襲九而十自君伊始兮彼峙而凝我行靡底兮逍遥翺翔惟所止兮京壓冥濛長途迤兮孰遲予歸使予飡之不美兮溪滕亭亭嵌雨齒兮今晨何晨復我里兮仰睇丹崖俯清泚兮長林回風巖花紛委兮陽岡有苓淵有杞兮嗟彼塵區蠛蠓紛紜何時已兮歸兮歸兮吾視子猶圜綺兮

世慶堂記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為之說者以為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予嘗即是而觀於吾松其土壤之大小不能當荆楚間之一邑而論其地望隐然出畿甸諸州之上此豈獨其生齒之蕃租入之富而已哉盖自漢氏以來谷水亭林之帍盛汴都而下朱錢衛柳之迭興數百千年門閥詩書相望不絶斯其為山水之

光多矣其在于今則富林之曹亦其著者也曹氏之上世相傳出宋寶章待制文恭公幽文恭之先自閩徙溫其後又自溫徙湖有曰富二翁者始家松江則湖之派也其源流遠矣富二有孫曰楚暘者别號雲樵嘗從蕭山魏先生學先生器之傳其子屏山老人廷獻而家始益大諸子皆賢而九峯時和定菴時中皆以文學登進士第定菴官至按察副使清德雅望為鄉人楷則而其弟孚若及羣子姓繼登鄉榜者又數人咸有名行稱于

士林松江雖信多名族若曹氏者指可以多屈哉屏山甞作堂于所居名之曰世慶昭先德也中厄于火定菴重作而仍其舊名屬予為之記予及定菴游幾三十年又辱與予若同鄉舉聞其世澤行誼為詳而舉酒稱詩登斯堂者亦屢矣乃不讓而記之曰屏山所謂慶自一家而言也以予而論非止其家乃一邦之慶也又非止一邦乃天下之慶也使夫世世之人隱而處者皆若雲樵與屏山修其身以教于家出而仕者皆若九峯與定菴

有文章以達于政其老而歸也又有以淑其鄉人如是而俗之不美化之不成天下之不治則亦未之有也然則斯堂也其慶源之衍又可以世計而方限也哉請以是書之堂壁以告于觀風者富林鎮名在佘山之陽細林山之東麓中有八景名人皆賦之堂居鎮中回環林樾甚美其前綽楔郡表為雙進士山林軒冕蓋兼有之云

惇睦堂記

惇睦堂者新安李一元氏與其從父兄弟聚居之室而一元之所自名也李氏本唐宗姓始家瀫田再徙居長慶諸房競奕望于新安而一元所與同居者凡七人可謂盛矣一元既早自修飭以明經取科第恪居官守顯及其先人涉世以來見夫時之俗日趨于薄而憂及其鄉憂其鄉以及其族而懼其家之不免也蓋嘗慨然歎息以為天下之大非我所能為一鄉之事亦有未易以力致者澄源端本當自吾同室始於是以惇睦名其堂

實取書五典五惇禮大司徒教民親睦之意曰吾將以是勵吾身以率吾弟昆率吾弟昆以倡于同族庶幾乎相觀而善去薄而歸厚合疏而為親無忝于先世之箕裘以共成聖朝之美化也而謂予曰子其為我記庶族之有徵也新安山水奇峻風氣凝固自昔號多故家其人大抵尚意氣重門閥更數十世族居而不散丘墳第宅有隋唐以來世守不易者李氏其一家也夫聚族而居更數十世而不散丘墳第宅歷千百年而不易茍非

其重本源而篤恩義則亦何以及此而一元之意猶凛乎薄俗之移人而墜其先德之為懼也則斯堂之名所以望其兄弟宗族者何如而聚處于斯者宜何如其策勵而興起也井田學校之制廢而風俗之不古久矣然天理民彛萬古一日而豪傑之士盖未嘗以薄自居繆彤以不能正家自責而諸弟之求分者謝罪更為敦睦范希文置義莊以贍宗族而流風美化及其鄉人此吾人所共知也仙李之柯條萬無有分披如繆氏者而一

元志業當不後于古人則惇睦之云又豈直揭之堂額而已哉一元之請記也謂未知所以求之之方與進之之力夫求之之方君既已得之非徒知之而已若所以進之則孰有要于此者此則予之所望于一元亦一元所以請于予之意也

固安縣新城記

都城南百二十里有邑曰固安本漢廣陽國之新城縣至隋易今名歷唐宋至元常為州邑入國朝又百五十

年而城池之守迄未嘗備承平宴熈上下循習官寺民居露立迴野若以為當然正德辛未羣盜起山東轉掠河北邑嘗被戕民始知懼上亦以廷臣議詔增築郡縣之無城郭者而固安猶未有以應也乃乙亥六月御史盧君雍按立其地慨然念之召知縣王君宇圖所以為興築計宇曰此令之責也敢不共命以告其民民曰此使君之生我也敢不盡力於是為之表綫其方位剤量其土物隐度其工費具為條畫授王君俾經營之王既

受事復言于朝得霸州及永清等縣各以其衆來助羣心歡趍版築並作一唱百和無偷竊者起是歲七月至明年四月而城成先甓其四門而為樓於其南北曰南薰曰拱極東曰寧遠西曰豐樂則以次第成之城周方五里二百六十有九步高二十有二尺其上為女墻四角仍為樓下廣如高加二尺焉而殺其三之一以為上濠周于城深廣若干尺總役夫三千五十人食米二千三十有五石木以株計者三千七百九十餘灰鐵洎石

炭以斤計者十五萬八千一百有六十凡木炭灰鐵費公帑銀七百兩有奇米則民間義助餘一無擾焉民居當城表者遷之蔬茹林木之當門術者啟之而更賦以其旁之隙地闢馬厰中為通衢而以其地益遷者徙預備倉于城中而給民以其故址如其數應遷者皆優與資給民忘勞焉於是邑教諭胡君士元訓導某某諸生張讓王謐于崇禮等相顧而言曰天下之事惟有備則可以無患故重關擊柝實于豫取之然而備之豫不知

者恒指以為迂闊反以生怨患至而為備則又苦于無及人之情喜逸而惡勞而自私者幸其事之不在已此世之所以多禍亂也固安之為縣餘二千年中更變故亦多矣而防畛之闊略如此以有往年之禍非不知與自私者之說有以誤之與懲其誤而為之備舍我逸而親彼勞不私其一身而為來者無窮之慮御史君之志大矣而以身任責不避嫌怨成一方之保障於數月之間使此邦之民子子孫孫得安枕而卧者皆王君之功

也而何可忘之乃相與具書走京師請紀其事刻之石以告來者御史名雍字師邵蕪之吴縣人正德辛未進士詳慎而敏遇事優為不動聲色城其一事也王君西安鄉貢士當官舉職在蜀之仁壽已有聲城成遂入判天府享途在前其可稱述不止此縣丞劉璿張經主簿王慶典史張綸等贊襄左右與有勞焉法皆得聯書速予文者嗣令孫君璁畢生惟義實來致君命其意有足尚者嗚呼其相與勉之以無廢前人之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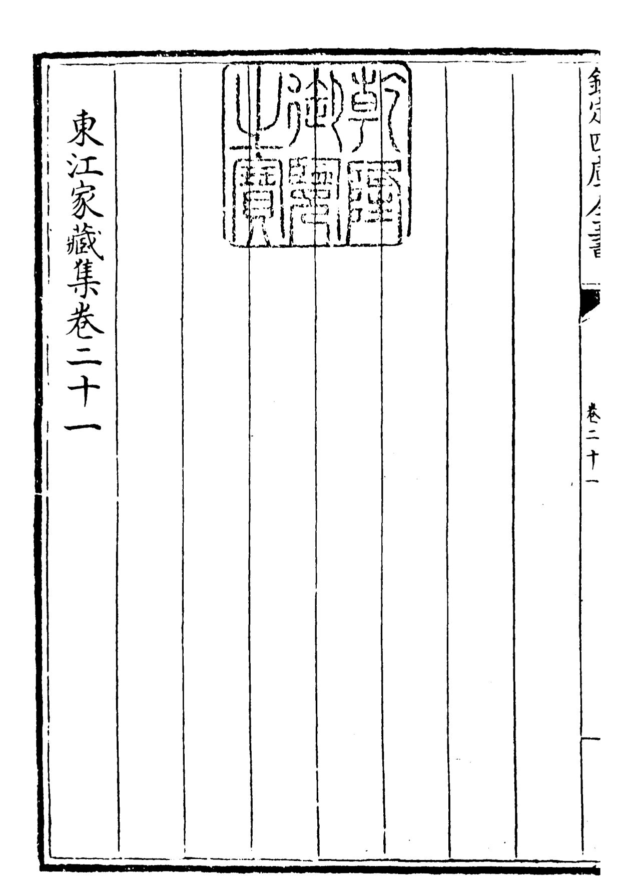
行人司題名記

行人司題名倡自仰君世用既而遷去然更代不一歴卧石匠氏所幾二十有年矣及謝君弘謨始纉與若事楊給事中士宜甞為之請記未就而君復遷去戴君絲材夏君公謹又取其未盡刻與後至者刻之為續題名既成以朱君大武來申前請以終謝君之事行人古者掌賔客使命之官其名見于周禮春秋之世鄭以公孫子羽為之其人之賢乃與子産並列吳之札魯之叔弓

齊之高子皆國之選也而結駟聯軫交騖于中原則是官之重可知也兩漢及唐為大鴻臚之屬及宋而為諸使臣走馬承受之任則微矣皇明以六典建官參之近制以賔客隷鴻臚而立行人司專使命之職凡國有大詔令若親藩外夷封建弔祭及有所諭告廵督則承之以行非是皆不得遣焉又定制司正副而下皆以進士為之非是人不得以與列給事中御史若省郎或外臺僉佐闕則取諸其中盖秩雖下而選甚高禄雖微而任

則重今日之行人真成周盛時之行人矣官府之有題名雖以識履歷要實有鑒戒存焉行人之職重于周輕於近代至我朝而復古豈徒以其名哉孔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謂之專對謂之不辱聖人之論則使之體也春秋列國之用人則使之式也方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威靈所加荒外裔夷奔走恭命為行人者憑軺軒乘康莊雍容以臨

之則夫宣上德而達下情尊主威而重國體者豈無其道哉謝君始刻自南京吏部尚書黄公宗載至太常少卿李君陽春止二百六十有七人續題者武岡州守唐君榮而下又一百五十有三人尚論前修斯亦足以觀矣嗣而興者其殆有思乎踵傒季之芳塵超國僑而先駕以無忝宣尼之訓使將來永有述焉則三君者之志不孤而庶幾我國家稽古命官之意矣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一